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十尾龜
第二十二回 游張園擂台成虛話 談國貨嬌女逞機鋒

話說新姨太聽了春泉的話，沉吟一會子，開言道：「我面長面短，從沒有見過，去探望他做什麼。他到上海來，又不是我到永康去，自然讓他自己找得來，沒的還要我去請。他也是個人，我也是個人，他在我跟前架子倒擺得那麼大。第一回兒到上海，就要使出大老婆勢派來，像煞有介事的。別人肯受，我是可受不進的。你去寄話於他，叫他省事點子罷，別給我裝甚臭架子了。要裝臭架子，叫他到永康地方去裝，這裡上海是不行的。」春泉道：「這都是我的意思，太太倒並沒有說過，你別錯怪了好人。」

新姨太道：「多謝你想出這種好法子來，我可不能夠遵從，辜負了你。怕老婆的人盡多，像你這種怕法，我也從沒有見過。鬼討好，拍馬屁，不知拿我當做什麼人。」

春泉道：「你怎麼今天這樣的動氣，就不肯也不要緊，為甚橫跳八尺，豎跳一丈。我說一句公平話，太太究竟是大老婆呢。」

春泉話還沒有說完，早被新姨太啞了一口道：「大老婆怎樣，小老婆怎樣，大老婆賣幾個錢一斤，你倒說說看。就算我是小老婆，我也只有嫁給你，沒有嫁給他，我可不認得誰是太太，誰不是太太。」

春泉見新姨太動了氣，只得打疊起萬種溫存，千般軟語，緩緩的央告。無奈新姨太執意不從，春泉只得一個兒原車回棧。太太一見春泉就問：「來了麼？怎麼不見。」

春泉囁囁道：「他齊巧有點子感冒，不能夠冒風，睡在床上，蓋著兩條棉被兒等汗。我曉得太太最會體諒人，所以叫他不必起來了，他自己倒要來呢。」

費太太道：「偏病的那麼巧，早不病，晚不病，我們剛剛來他就剛剛病。你儘管去叫他來，如果冒了風死了，我情願抵償他的命。快去，快去，我立候在這裡。」

春泉這時的外交棘手，直與北京外務部差不多。聽了這一面，那一面又要不答應，真是左右為難，動輒得咎。當下見太太雷厲風行的發命令，脫出兩個眼珠子，咕輪咕輪只向兩位姨太打照會。大姨太心軟，便出來打圓場道：「大姊，既然人家病著，我們也體諒一點子。究竟是我們家的人了，弄出點子什麼來，都在自己身上。」

太太道：「恐怕是推托呢，你我豈不反上他的當麼。」

春泉忙道：「委實是病，那是決決不會假的。」

大姨太道：「詐病諒總不敢的。」

太太道：「也罷，我到了後，察出是假，只向你講話。」

春泉連應不敢。太太道：「馬車預備了沒有？我們就要走了。」

春泉道：「太太要緊，請和大姨太兩個坐了我的馬車先去，我和二姨太隨後來。」

太太道：「多喊兩部馬車，就喊窮了你人家不成。在我們身上你就算起來了。」

春泉道：「是是是，阿根快去喊兩部橡皮輪馬車，叫他配得快一點子。」

阿根問「轎子馬車還是皮篷車？」

春泉轉問太太，太太道：「你曉得我沒有坐過馬車，故意消我的遣。我曉得甚麼轎子不轎子。」

隨向阿根道：「隨便罷。」

阿根得令，去了，一時馬車叫來，卻都是橡皮輪皮篷車。太太叫阿根齊行李，春泉到帳房裡算畢帳，六個人一齊上車。春泉和太太坐一部，兩位姨太坐一部，兩位小姐坐一部。三部馬車，銜頭接尾，走成一線。霎時間早到了新馬路，停向梅福里巷口。

春泉首先跳下，先進去關照新姨太。費太太、大姨太、二姨太、費小姐等自有帶來的娘姨大姐攙扶。春泉跨進公館，只見一個小伙子，正開後門出去。那背後形很像正記洋行的西崽錢耕心，因那人走的飛快，一時間瞧不清楚。（伏筆無痕）走上樓梯，見新姨太對著鏡正用小牙梳梳那燕尾似的前劉海。春泉還沒有開口，新姨太在鏡子裡早瞧見了，笑問：「你怎麼來了？」

春泉道：「太太等都來了，快下去接去，我已經替你撒上一個謊，說原抵棧房裡來探望的，因為有點子感冒，不能吹風，所以不來了。太太和大姨二姨都誇獎你知禮數兒，很很的稱揚一會子，你快點子下去接接他們。再者太太是我正室，你今日頭回兒見面，說不得總要下個全禮兒，這是名分攸關的事，你不行人家都要笑話兒的。」

新姨太聽了，也沒的說，忽聽下底嘩說：「太太來了。」

新姨太只得迎下樓去，行了個全禮兒。含笑稱了聲太太。費太太因是第一道兒見面，且把威風收起，和顏悅色的敷衍一回兒，攙住新姨太的手，上上下下打量一番。新姨太又與大姨太、二姨太、兩位小姐都見過禮，六個人你瞧著我，我瞧著你。你瞧我似隨風楊柳，我瞧你似著露桃花。費太太更落落大方，寡言稀笑，自不愧為群芳領袖。一齊無話。

次日，費太太嫌房子小，就逼春泉另外租房子，春泉轉托了馬靜齋。靜齋見是東翁的事，自然格外盡力。這日靜齋太太就率著女兒登門拜訪，並喊了四部橡皮輪馬車，專請費太太等游張園。說：「太太來的也巧，張園今日齊巧有擂台大會，這是上海從未有過的盛事，我們陪著太太也去開開眼界。」

馬小姐道：「媽這是靠費家伯母的福氣，伯母堪堪到，就有這樁盛事，好似這座擂台專打給費家伯母瞧似的，我們都不過做個陪客。」

費太太聽了，十分高興。四部馬車，同到張園。這日張園遊人比平日多，車子接接連連，停得幾乎沒處停放。轎車、皮篷車、船式車、汽油車都有，中間的路竟像窄巷一般，兩邊都是車子。眾人下車，由馬太太引路，走進安壇第，見裡頭人已是不少。費太太道：「上海地方人究竟來得多，花園是幽雅所在，怎麼也這般的嘈雜。」

馬太太道：「閒常不會這樣盛的，今天就為打擂台，大家都沒有見過，所以哄攏了這許多人。」

新姨太道：「聽說外國人和中國人比較本領呢，不知確不確。」

馬小姐道：「怎麼不確，不見擂台已經搭好了麼。」

費太太回頭，果見草地上搭著一座擂台，約有一人也似高，上面空落落，並沒有什麼陳節。此時堂倌已過來應酬。八個人分兩雙台子坐了，泡茶喝著閒話。馬太太、費太太、大姨太、二姨太坐一桌，馬小姐、費大姐姐、費二小姐、新姨太坐一桌。馬小姐談風甚好，講講這樣，說說那樣，費家兩位小姐年紀又正差不多，氣味相投，所以雖屬新交，竟然宛如舊識。隔桌上馬太太又是交際場中老手，張羅得四路俱到，應酬得八面風光。

費太太、費姨太、費小姐頓覺著馬太太母女十分有趣，卻然相見恨晚起來。兩桌人正講的熱鬧，忽見玻璃門開處，走進三個女子來。珠光寶氣，異常耀眼。八個人眼光，不覺一齊停住。那三個女子，像春雲出岫般冉冉走將來，直從椅子邊擦過。脂香粉氣，馥馥撲人。費太太道：「那家的眷屬，這樣撩人，連我也被他撩得搖搖無主，男人家更不必怪了。」

大姨太笑道：「大姊姊這麼說，老爺著迷，責備他已經是多事了。」

馬太太道：「這三個人，我都認得。他們眼錯沒有見我們，見了也要過來招呼的。」

二姨太道：「瞧這模樣兒，體態兒，莫非是堂子裡頭人物麼？那副腔派，何等的輕蕩。」

馬太太道：「人家確確是公館中太太、小姐，怎麼說是堂子裡人物起來。」

二姨太道：「瘦子哄我罷了，我不信公館中有這樣的太太、小姐。」

馬太太道：「這是珊家園有名的周公館，他家老爺叫周介山，與我們靜齋是很要好的朋友，春泉伯伯也認識的。這三個女子，前頭一個就是介山太太，小名兒叫做巧寶。後面兩個穿玄色白絲紋巾線緞棉襖的，是他大妹子周風姑，穿白灰色巾線緞棉襖的，是他小妹子周小燕。」

二姨太道：「我看他們面貌也不過如此，並不怎樣的標緻，不過眉目間另有一種媚氣，身上頭另有一副媚態，那是人家學不到的。只看方才走這幾步路，走的可是另有一功。」

說著，只見周太太等三人都回轉身，重又走將過來，想來是那邊沒有空桌的緣故。這時候，卻被他瞧見了。就笑吟吟的與馬太太點頭兒招呼。那三對秋波兒，卻像流星般不住的瞟向四週去。忽見左邊一桌上兩個小伙子，起身招呼，說這裡還空，就這裡來罷。」

周太太、鳳姑、小燕就趨向那邊去了。見他們坐在一桌上，異常親熱。兩個小伙子一會兒敬香煙，一會兒敬瓜子，忙到個不堪。費太太見了詫異，就問：「這兩個小伙子，是他們什麼人？恁地親熱。」

馬太太笑道：「這個我們那裡知道。」

費太太道：「上海地方，女人家竟可以這樣脫略，在裡頭時，早被人家當笑話兒講，鬧的人都笑煞了。」

馬太太道：「這種希沒要緊的事情，都要當起笑話來，那真笑得沒工夫再笑了。」

說著，周太太早珊珊的蹣過來，馬太太忙住了嘴，起身讓坐，問：「兩位姨太太怎麼不出來，這樣盛會是難得碰著的。」

周太太道：「他們齊巧有點子不爽快。」

一面就問：「這幾位可是令親？」

馬太太道：「是敝女東，新從永康出來。嫂子沒有會過面麼？我來介紹。這位就是春泉先生的太太，這兩位是大姨太、二姨太。那桌上兩位，是春泉先生的妹子。」

周太太一一見過了，就滿面堆笑的攀談。先問：「費太太，上海想是常來的。」

費太太道：「也不大來，此番還是第一遭兒呢。」

周太太道：「說上海是第一遭兒，簡直瞧不出。照太太的衣裳，太太的打扮，太太的舉動，竟像是個老上海。馬太太，我的話錯了沒有。」

馬太太道：「很對，不要說別的，就這髮髻樣子，這麼的好，連我們都比不上呢。」

費太太道：「裡頭帶出來的梳頭娘姨，梳出來總有點子鄉氣。你瞧高聳聳的，像個什麼。」

周太太道：「還好，高是稍高了點子，伏貼倒很伏貼。」

周太太又給兩位姨太周旋了幾句，又到隔桌上同兩位小姐應酬了一番，才起身辭去。臨去時光，又再三邀請舍間來走走。費太太心想：「上海的人，都這樣和氣，初碰面就親熱得要命的。」

馬太太道：「我們各處去走走，瞧瞧張園的景致。」

於是先就安壇第內，樓上樓下兜了個圈子。然後從前門出去，彈子房、老洋房、光華樓通游了一遍。這日遊人很多，到處人聲嘈雜，人氣蒸騰，熱鬧得不可名狀。浙人金賢虜曾有詩道：

難得勞生暫息時，與君並載一遊嬉。梅花滿放春來早，日影西趨我到遲。

頗覺眼前愁綺靡，應須物外論妍媸。未忘結習還多感，人海騰騰自詠詩。

馬太太、費太太等一千人，才從光華樓出來，劈面碰見了費春泉、馬靜齋。靜齋道：「今天擂台不打了。」

馬太太道：「為甚緣故不打？」

靜齋道：「聽說外國人中國人講不通呢。外國人只許動手，不許動腳。中國人不答應，所以不打了。」

馬太太道：「打擂台也會滑頭的，上他當的人倒不少呢。」

馬小姐道：「既然不打擂台，我們呆坐在這裡做什麼，還是兜兜圈子爽氣的多。」

馬太太道：「費太太不知可喜歡外頭去兜兜？」

費太太道：「我是隨便的。」

於是馬小姐做主，叫馬夫駕車，八個人陸續上車。馬太太、費太太作先鋒，馬小姐新姨太作殿後，費家兩位小姐兩位姨太作了中軍，四部馬車一齊出發。出了張園，馬夫把鞭只一揮，拍踢拍踢四部車子排成一字長蛇陣，滔滔滾滾，飛一般望東卷將來。（偏用先鋒、殿後、中軍、出發、一字長蛇陣等許多字眼，卻只見其新，不見其舊，只見其雅，不見其俗。嗚呼士諤先生，真天才哉。蓋士諤先生，珠溪杰士，當世文豪。憫國人之沉睡，而思有以驚醒之，手著小說三十餘種，都二百餘萬言，而續著且未已，泛濫廣博，吾國小說界未之有也。其描寫古今英雄豪傑之成敗得失，治亂興亡，及盜賊騙拐博徒奸凶之詐術暴行，長言短語，上下縱橫，曲盡其狀。時而雷轟電掣，海立山崩，時而天淡雲閒，星明月朗。寫幽怪則神號鬼泣，寫兒女則鳥語花香，忽而勇夫杰士，忽而女子婦人，其筆端倏忽變化，幾如神龍之夭矯天空，不可捉摸。餘嘗評晚近小說諸巨子，應推士諤先生為第一。每有新著，輒樂為之評判。文字因緣，幾成莫逆，而海濱弱女，遂得附傑著以傳焉，不可謂非幸也。而俗人不察，漫謂餘之傾倒先生，其中另含別意。嗚呼，何其誣也。鎮海李友琴女士識。）

此時張園散出來的馬車，約有三四十部，銜頭接尾而往。一路蹄聲得得，輪聲颯颯，從靜安寺路兜到卡德路，轉向白克路而來。到得白克路上，忽覺一眾馬車，頓時加出速率。眼看在前的幾部馬車，忽地不依行列，斜刺裡兜了出來。就聽鞭聲嘹亮，那衝出來的馬夫，早精神抖擻，放足韁繩。這匹馬也似曉得人意似的，把頭項連點幾點，豎起鬃毛，電掣風馳，向前奔去。一部既起，那幾部著名快馬，便也各不相讓，紛紛齊上追趕。此時馬蹄聲，車輪聲，竟如急風夾著猛雨打來一般，拍拍拍，颯颯颯，一往無前。

費太太等第一次兒遭逢，自然比眾得意。眾馬車互相爭競，互相比賽。一過中泥城橋，就都按轡徐行，不似先前那般馳突了。從勞合路轉向大馬路，馬太太命馬夫徑由黃浦灘四馬路兜了兩個圈子，早已殘陽抹樹，晚風襲人。馬太太叫把馬車放到一枝香番菜館門口，眾人陸續下車。一進門就有很機靈很清潔的年輕西崽迎上來，笑嘻嘻叫了聲「馬太太。」

馬太太道：「小張，寬勢點子房間有麼？」

西崽道：「下底五號好麼？」

馬太太搖頭。西崽道：「樓上十三號，靠陽台望下去就是馬路。」

馬太太道：「既然十三號空著，為甚早不說，你倒調皮。好好。」

西崽不敢回答，引馬太太等進了十三號。只見粉壁素幃，收拾得像水晶宮一般。大菜台上鋪著雪白的台單，中間洋磁花瓶，供著燦爛鮮花，芬芳撲鼻。馬太太請費太太等依次坐下，西崽搬上瓶壺架子及刀叉等件，又搬上八個玻璃杯，杯裡頭各插著一塊洋紗手巾，折疊成各種花朵，看去十分玲瓏。馬太太道：「太太喜歡吃點子什麼，說出了叫我們丫頭代寫。」

馬小姐道：「媽真昏了，費太太和姨娘娘等，都第一回兒到上海，大菜的名目叫他如何曉得，我來代點了罷。」

馬太太笑道：「你倒又要排喧我了。」

馬小姐執筆在手，颯颯地寫起來。無非是元蛤湯、板魚芥、辣雞之類，又另要了幾樣牛奶點心、乾果、糖食。西崽接單去迄，先把牛奶點心等送上，卻都裝在高腳玻璃盆子內。馬小姐笑道：「媽可要叫兩個堂唱來，熱鬧熱鬧？」

馬太太道：「你又要出槍花了。」

馬小姐道：「不是呀，費太太等都是遠客，叫了兩個局，好似好玩一點子。」

費太太等不懂，忙問：「什麼叫做叫局。」

馬小姐就把叫局的緣由說了出來。費太太道：「這麼說時，我們婦人家也好逛窯子的了？」

馬太太道：「婦人家逛窯子，上海地方不算什麼稀奇事情。不要說光是叫個巴堂唱，就吃花酒住夜的也多的很。」

費太太不勝羨慕。開言道：「上海究竟是快活地方，女人家也能夠這麼快活。我一竟說前世不修，投胎投了個女身，拘拘束束，一輩子關在家裡頭，只好眼看著男子恣情作樂，幾時能夠像男子般快活一道兒，就減掉點子壽數也甘心。」

說著，回向兩位姨太太道：「我不是一竟同你們這麼說麼。」

大姨太、二姨太齊應道：「誰不願這樣，只是再不料竟會有償願的日子。」

馬小姐見費太太等這麼說，頃刻興頭的了不得，嘻開著小口，向馬太太道：「媽我們索性替費太太多叫幾個來，盡讓揀選揀選，揀對了就好攀一個相好。」

馬太太道：「隨便你罷。」

馬小姐真也來得，使筆如飛，不多會子早寫了一疊的局票。費大小姐斜眼望去，見什麼同春坊沈彩林、迎春二蘇玉蘭、西公和王翠芬、六馬路周碧桃、兆貴裡甄可卿、三馬路梁雙玉、清和一花媛媛、吉慶坊何月仙、清和二王者香、日新裡醉芳樓、祥和裡臥雲閣、精勤坊葉小月、安樂裡金素娥、普慶裡謝絮才、南平安趙三寶、迎春四文巧林、清和二十里紅、清和沿惜紅別墅，還有幾張放得遠了，望去不很清楚。只聽他道：「你們六位每位三局。」

新姨太太道：「你自己呢？」

馬小姐道：「我和媽本底沒有相好，現在說不得，只得也叫兩個來奉陪奉陪。」

局票發去，不一時，第一道湯先上來，大家用匙喝著。費太太酒量很好，嫌葡萄酒沒味道。馬太太叫西崽斟一杯勃蘭地來。費太太嘗了嘗，才道還是這個，可以喝喝。馬太太道：「勃蘭地味兒果然厚一點子，只可惜是外國貨。太太你不知道，我們現在進了國貨會，外國貨是禁用的。今朝為了太太，說不得只好開一開禁了。」

費太太問：「甚麼叫做國貨會，我可沒有聽人家說過。」

馬太太就把國貨會立會的緣由說了一遍，費太太道：「我偏不信這件事，你們這幾個人，容容易易就會辦的成功，發起這會的人，恐怕第一個先要犯禁呢。」

馬太太道：「別個可不知道，梅太太我可保其決不會犯禁的。」

費太太道：「嫂子我說句不怕你惱的話，既然主張國貨，我們今天就不應在這裡吃飯。」

馬太太聽了，面孔一紅。馬小姐連忙分辯道：「不呀，這裡名為大菜館，所用作料都是中國東西。就是方才的葡萄灑，也是中國自造的。」

說著，叫的局陸續到了。眾信人見在席都是女客，應酬得比眾巴結，太太小姐叫得應天價響。唱曲的唱曲，講話的講話，熱鬧得不可言喻。費太太舉目四顧，見信人娘姨大姐擠了一屋子，大菜台四週團團圍住，幾於水洩不通。而來者還絡繹不絕，不覺樂甚。連喝了幾口酒，把眾信人逐個逐個打量起來。看到自己身後那個叫醉芳樓的，一張一團和氣面孔，講起話來眯眯笑，不覺大對其意。就執著醉芳樓的手，問他十幾歲了，覺其皮膚細膩風光，殊在自己之上。醉芳樓見問，忙笑咪咪回答了聲十八歲。費太太笑向新姨太太道：「我說句惹氣話，比了你再要好點子呢。老爺娶得你，我也娶得他。」

遂回問醉芳樓道：「你可肯嫁給我不肯？」

眾人都掩口而笑。新姨太太十分不快，當著眾人又不便發作，只得勉強忍耐。醉芳樓知道費太太賞識自己，遂放出全副本領來周旋。太太長太太短，拍得個費太太滿心歡喜。大姨太叫來三個局，獨看對了謝絮才，只和絮才兩個講話。二姨太卻對意了趙三寶，其餘兩位小姐也都揀有意中人。只新姨太太淡淡的敷衍著，並不十分認真。馬太太母女，都是閱歷深沉的，自然總沒有新奇事鬧出來了。一時六道大菜吃完，馬太太再要加點，大姨太太道：「再要吃時，肚子都撐穿了。」

費太太也說「夠了，夠了。」

於是西崽送上咖啡茶，出局大都散去。只醉芳樓、謝絮才、趙三寶、葉小月、十里紅等五人還陪侍著。醉芳樓忙替費太太加上糖，用小匙兒和著，一會子喝畢。醉芳樓等才再三致意而別。馬太太簽過字，向西崽說了聲「明天公館裡來取。」

西崽啞啞連聲，相送下樓，依舊坐上馬車。馬夫問到那裡，馬太太只說得新舞台三字。馬夫加上一鞭，四部馬車飛一般投南而去。一瞬間早已越過法界，馳進十六鋪，到新舞台門前放下，早有招待員接待進內。馬太太因在一枝香打德律風定好一間包廂，所以坐得很是舒齊。戲已開台，做過兩出，現在第三出《天水關》剛剛開場，鉦鼓齊鳴，槍刀並舞，鬧得頭腦子都渾起來。只戲台上的布景，別開生面，瞧見了胸次倒覺豁然。天水關演後，接演《崔子弑君》，那扮棠姜的花旦，品貌很是整齊，衣服也異常鮮豔。走出場來，婷婷裊裊，那幾步路，竟像風擺荷花一般。做到莊公探病這一節，眉來眼去，那種擦雲撥雨之態，真令人魂消魄蕩。費大小姐悄悄問馬小姐：「這花旦叫甚名字？」

馬小姐用手向戲單上只一指，費大小姐瞧了一瞧，就點頭微笑。這裡眾人要緊看好戲，那個有工夫理會他們。這夜戲直看到十二點鐘方罷，馬太太、馬小姐要好不過，直送費太太到公館。費太太想邀他進來坐坐，馬太太說天已夜深不坐了，仍坐馬車而去。次日，馬靜齋來說：「房子，新馬路有一座空著，五樓五底四廂房，價錢倒很相巧，可要同去瞧瞧？」

春泉道：「待我轉問聲敞內看。」

登登登走上樓，向太太說了。費太太道：「只要房子好，價錢巧不巧倒可以不必講。」

春泉道：「太太的話不錯，房子稱心多出幾個錢也不要緊。不稱心就白住我也不要。請太太同去瞧瞧可好？」

費太太道：「什麼要緊，自然總要去的。」

春泉道：「是是是，只是靜齋等在下頭呢。」

費太太聽說，才不言語，慢慢的對鏡理妝，春泉站在旁邊呆看。太太嘆道：「討厭的很，你站在這裡做什麼，下底有客在，應該去陪陪，沒的丟人家一個在客堂裡。」

春泉聽說，只得下樓來陪著靜齋閒談。問起官司事情，靜齋道：「錢耕心這廝，自保出後，一竟不來料理。今天又是堂期，提審提審，倒說竟報了病故。春翁你想，天下有這樣湊巧的事麼。」

春泉道：「真個死了倒也罷。」

靜齋道：「我想總沒有這樣湊巧的，早不死，晚不死，剛剛我要辦他，他就死了。」

春泉道：「閻王老子替你出了氣，你倒不叫好。」

靜齋道：「果真替我出了氣，我真感都感不盡。只怕閻王老子曉都沒有曉得，那才冤了。」